

《斩首之邀》中反美学的艺术救赎

王大鹏¹, 张亚楠²

(1.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 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 纳博科夫一反“艺术真实”“和谐”等传统美学范畴, 在《斩首之邀》这部小说中, 以愚蠢野蛮的闹剧形式刻画出一个抽象诡秘的社会缩影, 充满着荒诞、丑陋和残酷。纳氏以荒诞的艺术呼唤理性, 以丑的艺术抗议虚假现实, 以否定的艺术挽救人性。作品中的抽象性、丑陋性和否定性旨在批判这个畸形、罪恶的世界, 唤醒人们对善和自由的渴望。在无力的绝望中, 唯有艺术批判才能为解放主体, 拯救人性带来希望。

关键词: 斩首之邀; 纳博科夫; 荒诞; 丑; 否定; 批判; 拯救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104-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17

The Anti-aesthetic Art Salvation in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WANG Dapeng¹, ZHANG Yana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ing Polytechnic College, Jining, Shandong, China 272000)

Abstract: Nabokov dismisses traditional aesthetic features like “artistic reality” and “harmony” and in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he presents a stupid and savage farce to portray an abstract and grotesque social microcosm. With the development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ociety to an irrational modern society, it is full of absurdity, ugliness and cruelty. Nabokov calls for rationality with absurdity, protests virtual and distorted reality with ugliness, and saves humanity with denial. His art of abstractness, ugliness and denial aim to criticize this distorted and sinful world and awaken people’s expectations for goodness and freedom. In the powerless desperation, only artistic criticism can bring hope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salvation of humanity.

Key words: 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Nabokov; absurdity; ugliness; denial; criticism; salvation

一、引言

作为 20 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的小说《斩首之邀》为其带来无尽声誉。纳博科夫也曾坦言, “在自己所有的小说中, 最喜欢的是《洛丽塔》, 而最看重的却是《斩首之邀》。”^[1]

这部高度抽象又令人困惑的小说, 一经出版便得到各界褒贬不一的评价, 批评它的认为, 其炫技晦涩玩弄技巧, 是一部向“后现代”致敬的跟风

型作品, 然而, 得到的更多的是对其深厚文学内涵和艺术价值的肯定。部分学者则从比较文学、艺术结构、象征、诺斯替主义、狂欢化诗学等角度诉诸其主题、道德意义、神秘主义和政治诉求。在众多评论中, 鲜有学者从反美学的艺术手法反观纳氏对恶的鞭挞, 对艺术、对生命的创造, 鉴于此, 笔者从否定的艺术观探讨《斩首之邀》中的艺术救赎。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 在一个非理性、同一化的愚昧世界, 主人公辛纳特斯因为灵魂的“不透明”“难以探测”^{[2]55}而被判处死刑, 在等待行刑的

收稿日期: 2018-05-31

作者简介: 王大鹏 (1989—), 男, 云南昆明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张亚楠 (1988—), 女, 山东嘉祥人, 中级职称,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语教育及旅游管理研究。

18天里, 承受着来自所有人的欺骗、诱惑和精神摧残, 在极度绝望中被推上断头台斩首。在这部充满黑暗、恐怖和沮丧的小说中, 纳博科夫抛弃了传统“自然美”“艺术升华”的美学理念, 对这异化丑陋的世界、人性的恶揭露无疑。“一切有深度的事物都是恶的, 生活本身就是深深的恶”,^[3]《斩首之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残酷、极恶的世界, 纳氏在控诉鞭挞残酷的同时, 警示人们寻求理性和解放, 挽救人性, 正如其在前言中所说,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跳起来, 怒发冲冠。”^{[2]3}

这篇以抽象性、否定性、丑陋性为主要审美特征的艺术创作, 首先表现在对这个拒绝理性逻辑的荒诞世界的刻画。

二、荒诞的艺术: 呼唤理性

人类从启蒙理性过渡到工具理性, 随之而来的是充斥着消费主义和文化工业的现代社会。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各种权利运作中, 失去了原本的主体性, 现代社会以其强制的同一化扼杀了主体的理性及创造力, 大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同质性、欺骗性压抑了人的本性。纳粹政权执政期间的惨剧, 正是理性文明走向非理性的有力证明, 《斩首之邀》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下,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捉襟见肘和勉强局限是显而易见的”,^[4]文学作品需要更原生态的表达。在这样一个压迫自由、处境悲惨的世界, 一切也都失去了意义, 理性渐渐地不再占有一席之地, 荒诞也就随之产生。

荒诞作为反传统、反美学的艺术手段, “或表现为变形, 解体”, “或表现为行动语言的怪诞反常, 环境背景的杂乱无常等”,^[5]这在《斩首之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小说开篇: “死刑判决是低声向辛辛纳特斯·C宣布的”,^{[2]1}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都化过妆, 因为“法律要求他们必须是同父异母兄弟, 但这样的人并非总能找到, 于是只好化妆”,^{[2]1}被关进监狱后, “狱卒罗迪恩进来请他共同跳一曲华尔兹”,^{[2]2}连同之前城市元老们对他的审理, 让他给自然现象写信, 模仿动物, 囚犯的八条守则, 以及关押期间为了在精神上摧毁他而制造虚假的逃跑幻象, 等等, 无一

不是对法律制度及程序的嘲弄。西方自启蒙以来创建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逻辑体系如今已变得为所欲为、毫无逻辑, 这不仅是对专制社会法律的戏仿, 更揭示了现代社会对西方自启蒙以来根深蒂固的理性观的背离。

言语行为的怪诞反常, 更是随处可见。得知监狱关进了新犯人后, 前来窥探的人“在监狱长背后已经排起了长队, 等候着要到窥孔前看一眼, 有些人把他们的长子都带来了。”^{[2]44}冒充新狱友的刽子手皮埃尔在辛辛纳特斯面前各种虚伪夸张的杂耍表演, 都有监狱长拍手叫好, “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大加赞叹, 肆意奉承, 摇头晃脑……用一条淡紫色的手帕擦着眼睛, 因为不断傻笑和高兴喊叫, 双眼湿润了……爆发出放荡的欢笑, 用拳头砸桌子,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眼泪还在止不住地掉。”^{[2]64-66}监狱复杂的地形, 辛辛纳特斯的走进走出模糊不清, 幻想和现实相互交织, 监狱长和狱卒时常互换名字, 行刑前全市重要官员为其设宴送行, 举行灯光仪式, 就连狱卒每天精心照料的“蜘蛛”也是制作粗糙但很精巧的玩具, 小说结尾整个囚室和悬崖之巅的监狱已逐渐塌陷、解体、不复存在。这些含混不定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使整部小说显得前后矛盾、滑稽无序、不和谐, 解构了传统小说该有的逻辑意义和理性深度。

辛辛纳特斯由于不苟同于这个虚假的、醉醺醺的世界而被判处死刑, 在悬而不决的痛苦折磨和等待中, 反问道: “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还有没有任何保障, 任何保证, 可不可能有, 或者在这里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保证这一说?”^{[2]52}在这荒诞的世上, 在人与人异化的关系中, “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6]使其本质与存在相冲突, 饱受身心折磨的辛辛纳特斯讽刺道: “这倒也合乎逻辑, 因为不负责任最终也会发展出自己的逻辑来”,^{[2]53}这种“人人是他人, 无人是自己”^[7]的悲惨处境正是主体性丧失的荒诞世界的普遍表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曾断言: “自从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 写诗就是粗野的了。”^[8]《斩首之邀》中虚幻黑暗的环境, 令人匪夷所思的幻象, 意义的捉摸不定, 无一不表现出现代艺术对理性、逻辑的拒绝。貌似理性的世界失去了意义, 只有把艺术作品荒诞化, 用违

反逻辑诡秘怪诞的人物和情节设计,才能重新唤起对理性的渴望,使人类正视荒诞,寻找生活的本质,这便是荒诞的现代性审美特质。

三、丑的艺术:抗议虚假现实

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同一化,消灭了个体的差异性,导致集权专制对个体自由的压制迫害,使人丧失了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在这单调机械的世界上,人人都是辛辛纳特斯眼中的“幽灵、豺狼、拙劣的仿品。”^{[2]26}人们的精神世界早已萎靡,唯有外在的形态是其存在的标志。精神上的摧残导致身体上的形容枯槁,为了凸显主体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控诉这世界对心灵的扭曲和同一化,一个个畸形丑陋的人物形象在纳氏笔下被塑造出来。人物通过各自的畸形被识别、加以辨认,以对抗世界的千篇一律、虚假和谐。

“怪是对正常的物的尺度的一种变形;丑是对正常尺度的偏离”。^[9]现代主义美学以丑的艺术表达了对压制性的抗议,刻画令人憎恶反感的丑陋场景和人物,以失去精神自主的人的畸形肉体,揭露出被忽略的对人性的压抑迫害,以黑暗丑陋的场景,再现虚假世界的丑态。《斩首之邀》中的人物,律师化过妆的脸上挂着“深蓝色的眉毛和长长的兔唇”,^{[2]23}罗迪恩“身上散发出汗臭、烟味和大蒜气味;口鼻气息不断喷进红色的胡须;生锈的关节嘎吱作响”,^{[2]3}图书管理员也“面带病容,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一圈黑发围住秃顶”,^{[2]38}以及马思父亲的“大光头,肿眼袋”和外祖父母的“老态龙钟”“骨瘦如柴”,^{[2]79-80}无一不是令人作呕的丑态,连辛辛纳特斯的工作,也是照看跛脚、驼背或斜视的畸形孩子。作者对丑的不惜笔墨的刻画,深刻讽刺了在这虚假和谐的社会中,对精神自由的迫害和践踏导致了形容外貌的变形枯萎,可悲的是,在生命的差异性被彻底同化的世界上,这竟是唯一区别小说中人物的标识。

艺术对社会的批判不是掩饰社会的丑,而要通过展示丑来达到批判目的。“艺术应打破传统艺术追求完美性、整体性的幻想,用不完美性、不和谐性、零散性和破碎性的外观来实现其否定现实的本性。这样,艺术的否定性就牺牲了对完美的感性外观的追求。”^{[10]158}小说中对监狱的描写,打破了对

完美和谐的环境场景的幻想,“石台阶又窄又滑,螺旋式扶手像幽灵一般摸不着”,^{[2]17}囚室里“布满灰尘的灯泡从上面或旁边发出令人不快的黄光”,^{[2]27}走廊里“光秃秃的墙上除了汗渍污斑以外,别无装饰”。^{[2]54}监狱是社会权利运作场所的一个缩影,这些展示要塞的落魄之相的描述,暗含着对破败不堪、无序的现实世界的否定。现代社会以其同质性和压迫性催生了虚假的和谐,把丑的艺术放在现实中揭示其虚假性,这正是小说对貌似完美和谐的现代社会虚假性的深刻批判。

“艺术中没有原本就是丑的东西。举凡丑的东西,在某一特定的艺术作品里有其自身的职能。”^[11]文化工业和极权专制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了个体差异,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生活在现代精神荒原上的人只剩下丑陋畸形的肉体,落魄、杂乱无章的家园,《斩首之邀》中对人物环境有意扭曲的刻画,正是对现实社会虚假同一的抗议。丑的本质就是不和谐,就是对抗,丑的艺术也并非歪曲艺术,“而是在放弃艺术外观美的同时抗议了滋生伪艺术的异化现实”,^{[10]159}在高度集权的社会下,在对个体残酷的杀戮和肆意的践踏中,一切美和真实都必然是虚假的,唯有展现丑,才能复活人们钝化的感知,实现对丑恶、虚假的鞭挞。

四、否定的艺术:挽救人性

阿多诺为现代主义辩护时曾提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12]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艺术要否定的是异于自身的扼杀个性、压抑自由、同一化的世界。《斩首之邀》的创作目的也在于否定、批判后工业时期极权社会的异化现实和野蛮制度。

小说中的主人公辛辛纳特斯,作为在这浑浊世上唯一还活着的存在,就是对异化邪恶的外部世界的否定。辛辛纳特斯从小就生活在个性被统一化、自由被监管的世界,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们就想把我和千百个其他儿童培养成可靠的虚无人,培养成活死人,我所有的同龄人既不挣扎也无痛苦就实现了这一转变。”^{[2]76}他周围的人单凭一个字就能相互理解,在强制的压迫下灵魂彼此透明,对地狱般的现实早已习以为常,而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因而变得“不透明”“闭塞”。“个人

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能没有问题。”^[13]辛辛纳特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个性与思考,即便这样,在这个体被同一化的社会,他还是由于自由思想可能带来的危险性而被捕。

等待行刑的辛辛纳特斯,放下防备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他的理性、逻辑、判断力、艺术天赋,皆是不苟同于集体意志的创造力,也是对这压抑个性的外在世界的否定。作为这荒诞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监狱是一个剧场,整个“马戏团家族”在其中上演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辛辛纳特斯忍受着一个个疯狂表演、虚假仪式,而对于具体的行刑日期,大家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再次触发他辛苦隐藏的理性判断力,“我对自己的死期却浑然不知,这只有自由自在活着的人才能容忍。”^{[2]15}“你们让我每天早上都重新死一次。”^{[2]16}辛辛纳特斯身上所附的人性、自由思想和判断力,正是威胁到社会统治而不得被处死的理由,以皮埃尔为首的邪恶势力更加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为其制造逃跑幻象,尽情嘲笑他的无助,用性爱快感、女人、诗、春日、艺术、美食、音乐、娱乐活动等一切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在精神上折磨他,最后,辛辛纳特斯在沮丧绝望、身心枯萎的状态下被无情地拖上断头台。

“社会强制地消除了人们的个体性与差别性,人从劳动到需要、享受乃至思维,都被现代工业文明整体划一化了”,^{[10]158}纳博科夫以否定的艺术揭露现实的残酷,通过辛辛纳特斯这样的人物设置,再现个体性和非同一般性,否定社会虚假同一的总体性。辛辛纳特斯死了,纳氏正是以主人公令人触目惊心的遭遇来批判社会对理性自由的压迫监管,对生命的肆意践踏。艺术的“拯救功能与批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拯救功能是批判功能的深化和延伸。”^{[10]159}艺术把现实生活中的绝望、残酷、丑恶展现出来,不只是批判它,更是要唤醒人们的理性思考,鞭笞罪恶,捍卫自由,拯救人性。

小说中,纳博科夫借辛辛纳特斯的母亲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艺术创作观,亲塞西莉亚·C来探监时提到一种特殊的镜子,“不仅扭曲,而且完全变形。你从这种镜子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镜子上全是

裂缝和杂乱无章的东西,不能构成任何有意义的视觉形象——但这种扭曲却是非同寻常……一旦有真正合适的东西,也就是当你把这种不可理解的怪物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它在不可思议的怪镜中映照出来,奇迹立即出现。负负得正,一切都恢复正常,一切都很完美,奇形怪状的密布斑点在镜中顿时变成美妙合理的形象。”^{[2]110-111}这种特殊的镜子,正如纳氏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虽然充满了扭曲、变形、支离破碎的经验幻象,但当你从一个适当的位置观看它所映出的镜像,一切都合理、熟悉,《斩首之邀》所要展示和批判的,正是这样一个畸形、野蛮、虚无、充满罪恶的世界。

批判的目的在于拯救,“艺术向非客体艺术、抽象艺术和反艺术的发展是一条通向主体解放的道路。”^[14]纳氏没有去升华、美化这个世界,而是借由否定的艺术,让人们一睹这世界的残酷丑恶,“通过非同寻常的描述和表现去达到寻常生活中所失落的绝对。”^[15]在这满是愚昧无知的大地上,唯有艺术的批判才能为人性解放,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复归带来希望。

五、结语

反美学是指反传统、反社会的美学,《斩首之邀》的创作一反传统思辨哲学美学和经验美学,以抽象性、丑陋性、不和谐性为主要审美特征的艺术实践来实现其控诉残酷现实的目的。从启蒙理性到工具理性,现代社会以其强制的同一性、欺骗性扼杀了主体的理性和创造力。纳博科夫以荒诞、丑、否定的艺术控诉这个扼杀个性、虚假同一的世界。在全面异化的社会中,唯有艺术批判才能呼唤理性,解放主体。

“在政治讽喻的面具之后,《斩首之邀》实际上涉及的是可以导致社会敌意的创造力,创造力可以在这个社会施加影响。”^[16]辛辛纳特斯因为其独有的洞察力和艺术创造力而成为思想上的危险者,被处以死刑。而纳博科夫以此为内容的艺术创作得以保存下来,让人们得以反思,不在异化的社会中沉沦。“纳博科夫全部作品的主题乃是艺术……他创造艺术是为了创造他、创造我们的生命。”^[17]

“让痛苦说话,是一切真理的一个条件。”^[18]《斩首之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痛苦、绝望的世

界,但其对痛苦的呈现正是旨在消灭这种痛苦,唤起人们对希望的渴望,只是它以反美学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切。在所有这些荒诞、丑恶、批判的背后,人类对善的渴望从未丢失,正如小说结尾所昭示的那样,辛辛纳特斯的灵魂“正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根据声音判断,那里有他的亲人。”^{[2]194}而这个方向,正是艺术渴望救赎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参考文献]

- [1] 王安.《斩首之邀》中的诺斯替主义[J].俄罗斯文艺,2007(4):35.
- [2] 纳博科夫.斩首之邀[M].陈安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3] 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M]//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刘小枫,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327.
- [4] 张介明.荒诞:文学进化的现代成果[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4):83.
- [5] 赵东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40.
-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9.
- [7]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06.
- [8] 杨小滨.否定的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154.
- [9] 张法.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1.
- [10]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1] 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84.
- [12] 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11.
- [13]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0.
- [14] 伍蠡甫,胡经.西方文艺理论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720.
- [15]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8.
- [16] 让·布洛.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M].云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
- [17] LAWRENCE L. Vladimir Nabokov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6: 153.
- [18]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

